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年譜考異卷四

寶應王懋竑撰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一歲　奏除屬縣上供罷科茶錢及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凡萬餘緡

按行狀云錢一千一百萬奏狀云錢十一千八百一十八貫行狀以錢言之奏狀以貫言之其實一也故年譜云凡萬餘緡又按後奏狀上供錢七千六十四貫本州通融支遣不須更令州縣收簇解發亦不當上煩朝廷別行應副其所乞除豁者止經總制錢四千七百餘貫而已據此則上供錢元不曾除而本州

自行辯發不更派諸縣是在民已除此賦矣行狀年譜皆兩言之

條畫經界事宜申諸司

李洪本俱作奏行經界法令依文集改正　按此條洪本最詳而亦有小誤其云行於閩中當作行於泉漳汀三州奏言當作申諸司言未疏於朝久之未報七字亦當刪去令俱改正　按紹興中推行經界獨閩之泉漳汀三州未行見經界諸狀故臣僚奏請專以三州為言朝廷行下諸司諸司行下諸郡在是年二三月間朱子未至任也比四月朱子至任三郡各上議泉汀之言略有異同泉州以為可行汀州以為不可行故但云得泉州回報而朱子建議最力其申諸司當在五六月間後奉旨令朱子相度漳州先行經界計其期當在六七月間八月朱子具奏經界狀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旨漳州經界先行措置次年正月九日方被轉運司所下省劄時已正

月中旬故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初打量此其前後次第確然可考者也李本統叙於奏行經界法之下其語略而不明又謂辛其有是奏丞啟從之則不知其所指又前無所承於文義亦有所不通矣此蓋因陳安卿錄而誤今俱削去洪本後別立冬詔先行漳州經界一條為得之而注語則複疊不可解至辛其有是奏則又仍李本之誤此皆後人竄改必非果齋元本也

九月奏劾黃岌罷狀

按劾黃岌狀不言其官狀內止稱縣官從事郎縣令丞簿尉皆一縣之官然劾狀不應不指其官此不可曉又與陳憲書則明言漳浦縣尉此可據以補此狀之闕而狀內言已將黃岌與龍巖縣主簿陸槐對移以尉而對移主簿乃陞遷非罷黜也其狀及書內所云官吏弛慢不虔及州郡差使不行等語似非僅為

一尉而發凡此皆有不可曉者李洪本皆無此條

郄本依文集補入今姑仍之而略記所疑於此

刻四經四子書于郡

李本作五經誤今從洪本李本無先生教人以下一條　按語録所云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云覺得今年方無疑此與孔子言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相似聖賢進學之序蓋有獨覺其進而非人之所能窺測者非是六十歲前錯用工夫到此方悔悟也李本只載語録三條而行狀先生教人以下則不載蓋以發明晩年定論之旨而行狀所云則以為非是而削之矣李為陽明後人其删削年譜即道一編晩年定論之計而更詭出之此本既行而元本遂不可見洪刻似見舊本略有異同而亦不能致辨近閩新刻尤為無識無所發明讀者不可以不詳考也

列上釋奠禮儀

李本無此條今從洪本

原有州縣臣民兩項因臣民禮儀鄂州見有印本故

禮部符下只祭禮儀式其朝廷以州縣祭儀臣民禮

儀並行鏤版則禮部之請而朱子所欲增修者釋奠

數事而已當時想以已鏤版頒賜故奠之省李本刪

此條而洪本所叙亦未明了且以同安臣民禮儀雜

其中非其實也今以文集參考改正　按南康有請

頒賜禮書狀又有增修禮書狀見文集漳州有釋奠

申禮部檢狀見別集考兩狀略有不同此所考正則

漳州所上也文集書釋奠申明指揮後但言列上數

事而不條析言之以有指揮在前也申明指揮令無

所考故年譜止云數事姑仍之而以漳州一狀系於

後

十一月詔先將漳州經界措置施行

李本無洪本另立此條為得之但注語雜採本傳及李譜語複疊不可解其叙經界後事為詳今亦删取數語而别系於辛亥回申轉運司之後　按經界一事行狀所叙為詳其以申諸司語入於奏疏之下盖統言之後云經界竟報罷而不叙吳禹圭盖略之也本傳最為謬誤吳禹圭上書在辛亥十月而叙於庚戌冬先行漳州經界之前又云詔且需後則無其實今載行狀而删其申諸司二語至本傳則削去　按尚書省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漳泉汀經界奉指揮令福建轉運司照相度到事理先將漳州措置施行仍每縣各選材力能幹官一員同知縣公共措置及委陳某專一提督候打量開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圖本申尚書省據此則轉運提刑提舉同相度而先行漳州經界則專委轉運司其陳某疑

即轉運司故朱子向中只轉運司而不及諸司也光宗本紀紹熙二年三月丙寅詔福建提刑司陳公亮同知漳州朱某措置泉漳汀三州經界按朱子以三月二十七日準省劄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以期計之奉旨當在二月末三月初則三月不得有此旨也且朱子知漳州泉汀非其所屬而先行漳州經界省劄明言委轉運司非提刑宋史之誤類多如此不足據也　又按辛亥七月十日與留丞相書言數日前陳憲按部經回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送之請殆必為此然周漕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陳憲之請即欲略知曲折則是陳憲請改送轉運司而前指揮專委陳某監督是陳憲非漕司也朱子之回申轉運司則以被受轉運司所下省劄而提刑則無故不及耳宋史之誤亦有自來然亦以意擬之不可詳考姑闕疑以俟知者

二年辛亥六十二歲春正月申轉運司經界乞候冬季打量

李洪本無今依鄒本補入李本總叙於奏行經界法之下略而不明洪本另立冬先行漳州經界一條而以明年春早無及語附焉亦復不明故録申司狀及與留丞相劄子以詳正之

奏請褒東溪高公登直節

李本無此條洪本有之而載於庚戌到任之後按狀言今幸踰年則在辛亥二三月間非庚戌也今從洪本而改置於此

奏薦知龍溪縣翁德廣

李洪本無今補入

軍募江戍一條洪本附注於與陳君舉論學之下今

按趙書乃極論招州軍募江戍之不可行

其行否不可詳李洪本所載未明今删去

三月復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宫

陳録最明李洪兩年譜俱誤今載陳録

未即為允之依李洪本作丞啟從之

夏四月二十九日去郡再辭職名

李本去嘗申考宗

是命句今從洪本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繇橋

與留丞相書云五月二十四日抵建陽語録五月二

日脱十四二字刻本之脱誤多如此讀者當參考而

互證之不可執一說以為據也

秋七月復辭職名不允乃拜命

按朱子在光宗朝與孝宗時不同孝宗之知朱子甚深而朱子之望於孝宗者亦至故往往堅辭以卜上意至光宗元未有名用之意其除命皆由留丞相所薦而朱子亦止於再辭葢以為之兆耳年譜云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後湖南之除又云長沙巨屏得賢為重似皆以得褒語而後受之雖皆本之行狀然揆之朱子之意疑未為合今亦删去　李洪兩本皆於四月去郡下載與留丞相書論黨禍且以黨正黜邪為諷而不録其書按與留書反復言陰陽消長否泰相乘之幾其言甚切不能盡録録四月七月十月三書以見其大指云

是歲與永嘉陳君舉論學

與君舉書年譜在辛亥春　按書云老病幽憂死亡無日不似在郡時語葉錄在辛亥疑是在建陽非在漳也今作是歲　按後書所云則前書君舉蓋未之答後書想亦不答也年譜只載前書而曰後無聞焉蓋未之考今並載後書而刪此四字　文集又與黃直卿書云君舉門人曹器之來不免極力為言其學之謬又生一秦矣後書所云曹器之來訪指此君舉蓋深不以為然故置不答亦前書更相切磋未見其益之意也語錄門人問永嘉貌敬甚至及與宮祠乃繳之云朱某素來迂闊臣所不取但陛下進退人材不當如此而行狀亦云一時異議之臣忌其軋己權姦遂從而乘之蓋指君舉而言則君舉與朱子固始終不合也　按黃子洪語類以陳葉為一卷陳謂君舉同父葉謂正則也今語類則書陳君舉而以同父正

則附焉年譜載與陳君舉論學而正則則不及同父於壬子書其來訪畧載辯論之語今據文集語録陸陳各立一條而正則則附於君舉之後

三年壬子六十三歲　始築室于建陽之考亭

按文集與吕伯豐書續集與陳同父書辛亥五月已定卜居之計至是年六月始落成而居之耳李本删六月落成句非是今從洪本

冬十二月除知静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辭

與留丞相書李洪本皆不載此亦留丞相薦也故附著之

是歲孟子要畧成

李本無洪本附注除知靜江府之下今立一條要略又名指要一名要指叅一書也其書今不傳故附載語録以見其概

四年癸丑六十四歲春正月有旨趣之任復辭

按正月六日奉聖旨七日尚書省劄子下二十三日到建寧辭免狀叙次最詳他狀有不詳叙者可以類推矣故詳録之

冬十二月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辭

年譜云或傳是冬使人自金國回本之語録行狀本傳俱不載語録亦云閩朋輩說非有所據或傳二字叅疑之也閩本删或傳二字非是今從李洪本而並載王過録於後　據與留丞相書則此條留丞相所

薦而語録所云未盡確也

五年甲寅六十五歲春正月復辭二月有旨趣之任

李本無二月字注自詔長沙巨屏至遂拜命餘俱删今從洪本其平列詔語則可仍之

奏劾將官陸景任

李洪本無鄒本有之而不詳今據文集補

修復嶽麓書院

李本云改建洪本云更建今俱不從　按嶽麓書院創於開寶九年祥符八年賜額南渡後廢乾道乙酉建安劉共甫知潭州重建悉還舊規南軒為之記朱子至潭牒委教授與黎鄭二君同行措置别立員額

增廪給而絕未有改建之議也又牒言到官兩月未及一往而七月已有名命八月去郡亦不及有所改建矣語錄有至嶽麓講書之云是亦曾一往而亦不言改建年譜李洪兩本俱言改建於爽塏之地未詳所據今載委教授牒而兩年譜語則皆删去　又按與蔡季通書言嶽麓事今在風雩右手背負亭脚面對筆架山乃彥忠所說未定之議而未言代者乃毁道學之人與王樞使書去郡二日即聞移鎮王謙仲非毁道學者是又參錯不合又與樞使書湘西精舍得賜一言又云湘西扁榜饒寧寄示別集與劉智夫書云饒寧為作湘西精舍已成嶽麓乃朝廷勅額即改建不容別為之名又不容別有扁榜豈嶽麓未改建而饒寧別為作湘西精舍乎凡此皆不可詳考今附載蔡王劉諸書於後以存疑云　文集答蔡季通云嶽麓事前書奉報乃廷老所定後兩日彥忠到却說合在風雩右手僧寺菜畦之中背負亭脚面對筆

架山面前便有右邉横按掩抱左邉坂亦拱揖勢似差勝但地盤直淺而横濶恐須作排廳堂乃可容耳已屬廷老更畫圖來納去求正而未至俟其來當别遣人但代者乃毀道學之人未知其能不敗此否耳與王謙仲云熹以狀名去郡曽未兩日即聞大纛移鎮是邪又云湘西精舍漕臺想已稟聞得賜一言俾遂其役千萬之幸續集書云湘西匾榜饒宰寄示得以仰覩别集與劉智夫云廷老為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有合求助處幸留念也

申請飛虎軍隷本州節制從之

李洪本俱作奏請誤今改正　洪本申教令嚴武備以飛虎軍人為百姓害郡不能禁此必元本所有李本删去此三句今從洪本

六月申乞放歸田里

李洪本同而李本末句改作遂有此陳殊不成語洪本乞歸田里下有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以下闕文

按天下國家所以長久以下乃乞歸田里狀中語載在文集而洪亦不能補也洪本較李本為詳而於訛誤闕漏處亦不能是正李本則率以意刪改故今多從洪本而李本異同亦不能盡著也

秋七月光宗内禪寧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辭

李本無寧宗即位至先生行且辭二十七字今從洪本

立忠節廟

從洪本李本刪又考譙王本傳以下二十九字非是

考正釋奠禮儀行于郡

李本略今從洪本據申明釋奠指揮僅畢而行下僅有則字無闕文也洪本誤

八月赴行在

李本無必有惡衣服至非吾之敢當七十六字又無以天子之命十四字此皆李氏以意删削故語意不完今從洪本

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前來供職

年譜超躐不次之除恐有冒昧之譏句不分明今據奏狀改正作難以祗受

九月奏乞帶元官職奏事

按此奏乃離長沙在道所上李洪本無鄒本有之而不詳今據文集補

晦丁亥至自潭州次于郊外

按上饒語見語録六和塔語則無所見必年譜元本所有也前條用行狀云聞南内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此又云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先生憂之語稍涉重複不知果齋元本何如也

冬十月己丑入國門申省乞帶元官職奏事

申省狀在己丑入國門後年譜系於十月朔誤今改正

辛卯奏事行宫便殿

李本太略洪本為詳而湖南三劄全不載亦非是今據洪本而以文集便殿奏劄補之其兩本異同亦不悉著也

壬辰申省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　丁酉奉御筆不允乃拜命係銜供職

按此申省狀行狀改作臣字則以為奏狀矣蓋以從便兩年譜既云申省又仍作臣字誤也今載申省狀並行狀李洪兩本略同俱不載　文集係銜供職狀其敘御筆於經術淵源崇儒重道等語皆略之可知朱子之意矣年譜所云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長沙巨屏得賢為重乃拜命及此手札云云乃拜命雖皆本之行狀然恐與朱子之意不合姑誌所疑於此洪本於手札下增皇恐拜命句尤非是

上孝宗山陵議狀

李本從行狀其意已明洪本據山陵議狀增補然當以行狀為得今載行狀

更化覃恩轉朝請郎甲辰賜紫金魚袋

轉朝請郎從洪本李本作朝講郎誤賜紫金魚袋從李本洪本作紫章服

奏乞令後省看詳封事

按李洪兩本皆系於乙巳晚講之下文集元注十七日著沈有開劉光祖看詳十七日甲辰則此奏在甲辰前非乙巳也宋史亦云甲辰與文集元注合今改正　又按此事元係面奏後兩日入劄子面奏當即在辛丑也

請討論嫡孫承重之服

宋史胡紘傳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喪紘言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從紘為太常少卿草定其禮既而親饗太廟　禮志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時光宗不能執喪寧宗嗣服欲大祥畢更服兩月曰但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於是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為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適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自古孫為祖服何嘗有此禮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禪正宜做古方喪之服以為服昨來有司失於討論今胡紘所奏引古據經別嫌明微委為允當欲從所請參以典故六月九日（元本作六日誤）大祥禮畢皇帝

及百官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禫祭令禮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羣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奏知太皇太后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宮中亦行三年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遵依

按宋史本紀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禮官條具曲禮以聞乙卯攢孝宗於永阜陵朱子以閏十月去國而趙汝愚猶在位永阜之攢益追用朱子之議禮志所云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當在此時也禮官條具必有定議不知葬後用孝宗布衣冠視朝之制否次年三月汝愚罷相又不知若何此皆無明文可考胡紘傳言止當服期集議釋服其語略而不明禮志所載為詳葉翥等議從紘所請參以典故以六月九日大祥後皇帝百官皆純吉服則是大祥以前但不純用吉服而未嘗用孝宗白衣冠之制也其禫祭令禮官檢累朝禮制施行則明言不用

孝宗之制似小祥大祥仍用孝宗成法然亦皆無灼然可據之文也竊意追用朱子之議必始於汝愚汝愚去位韓侂胄用事羣小洶洶以攻偽學為急如此等處所不暇及因而不改而寧宗亦未必如孝宗實行三年喪特存其名（如詔言只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又言羣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追慕之心有所未安皆欲存其名也）至胡紘葉翥等議而釋服耳宋史本紀僅一語而不詳其典禮禮志止言百官以涼衫視事而不云寧宗何服皆為闕略今姑錄奏狀本紀禮志以備考而年譜所云與本紀禮志皆不合或元本所有亦錄以傳疑若胡紘之請葉翥之議則依胡傳禮志所載以具事之始末云　年譜云詔禮官討論行狀初無其事而朱子書奏稾後及文集語錄皆未嘗言之當以本紀為正其云後不果行以禮志考之亦未嘗不存其名也今姑錄以傳疑若閩本云詔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益用文公言也此後人以續通鑑改入者今削去

瑞慶節奏乞却賀表並乞三年内賀表並免

李洪本俱作奏乞三年内賀禮並免令改正　按宋史丙午以朱某奏請却瑞慶節賀表文集劄子便令權免其表亦不收接三年之内凡有合稱賀事並依此例又留身奏四事劄子貼黄前日賀表雖蒙退出而未降指揮令後合稱賀事三年之内並與權免其節序變遷並合進名奉慰是日所請專為却賀表而三年之内以例推言之至四事劄子方專以三年之内言年譜合兩劄子為一非其實也今改正　按劄子云瑞慶節前一日百官拜表稱賀臣已前求祇赴立班則上劄子在乙巳李洪本皆誤宋史丙午却賀表以瑞慶節概言之耳今據劄子改正

庚戌講筵留身面奏四事

四事奏劄行狀所載最畧李本依行狀畧有增入惟洪本為詳今定從文集補入而前後則依洪本

閏十月戊午朔晚講次日編次講章以進

李洪本俱無晚講次日四字今從閩本其注語則從洪本而以進德疏補入末後數語李本删是日講至盤銘以下二十八字

庚申早講辛酉晚講

洪本附注於戊午朔晚講下今立一條閩本無早講李本俱闕

上論災異劄子

李洪本無據鄒本增入注語則以文集補此在閏月五日後不詳何日當叙於上廟祧議之前

甲子上廟祧議是日在告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丁卯宣引入對

年譜廟祧集議在六日癸亥按議狀云昨日不及預議則上議當在次日甲子也今補正　行狀云廟堂持之不以聞又曰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年譜云宰相不聽復奏疏論之及入對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與行狀不合今考面奏劄子云已申尚書省不知已未達聖聽否乞宣問詳賜覽觀並下此奏付外詳議又議祧廟劄子云未將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進擬詔意云廟議劄狀並圖皆以議狀與劄子並言至辭免待制奏狀云蒙恩特賜宣問即以臣所進議狀並劄子並行降出則尤為明白矣蓋議狀之上廟堂初不以聞及上有所聞則亦以議狀進呈矣面奏劄子已未達聖聽蓋初被宣召未見上之語也年譜

稠後取文書一卷與李閎祖録文字既上與出所進文字皆指議狀非別有奏疏行狀語略而不詳遂啟年譜之疑又因李録文字既上之云因謂更有奏疏奏疏既不見於文集而面奏劄子議祧廟劄子皆無及此者則年譜之誤增無疑也閩本刪復奏疏論之五字為是今從閩本刪去今並載年譜行狀而附論於此李閎祖録亦附於後 語録先生獨建不可祧僖祖之議陳君舉力以為不然趙揆亦右陳說文字既上有旨次日引對上出所進文字曰高宗不敢祧壽皇不敢祧朕安敢祧再三以為不可既退而政府持之益堅竟不行惟謝中丞入文字右先生說乞且從禮官初議為樓大防所激卒祧僖祖云李閎祖

戊辰入史院.

洪本有按語録云李本刪此四字據洪本則年譜以語録增非本文也今載語録

庚午面對乙亥直日

李本無洪本注於除寶文閣下令立一條

丙子晚講是日御批除宫觀戊寅付下附奏謝申省乞放謝辭遂行

李洪本皆不載而注於丙戌除寶文閣之下今依文集改正注從洪本而以閩本參補　汝愚因求罷政不許閩本李洪年譜無越二日韓侂胄徑遣内侍亦閩本李洪年譜無申省乞放謝辭得與放謝辭李洪年譜無閩本作申省照會今依文集改正　中書舍人以下皆用閩本李洪年譜止云樓鑰鄧驛劉光祖陳傅良皆爭留之

壬午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撫使辭並乞追還待制職名

年譜云丙戌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辭孛洪本同按此條合兩辭免為一而因以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綴於丁未還考亭之下最為謬誤閩本已正之今悉依文集改　年譜注亦分為二條有旨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遂行道除知江陵府辭朱子以戊寅奉御批已卯庚寅間已行至壬午乃除寶文閣待制是亦道塗也遂行二字誤今删去　按文集朱子以二十一日壬寅奉御批具狀奏謝即申省乞放謝辭奉旨與放謝辭即以起發前路聽候指揮是啟行當在二十三四間也二十五日壬午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又申省辭免奉旨不允仍除知江陵府奏狀云旬日之間除書繼下則

去壬午之除不及十日年譜丙戌當是除知江陵府之日二十九日也李本是日晚講洪本丙戌晚講皆誤今考文集

定從閩本

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講學于縣庠

洪本附於除寶文閣下李本附於還考亭下今另立一條　李本無此乃先生晚年親切之訓讀者宜深味之二句而別云抵家遂力辭新命按末二句未知即果齋元本否果齋有晚年頗指示本體之語與此意合意必果齋元本也按果齋李氏所云晚年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蓋指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諸書而言以今考之皆發明性善之指說出地頭名目如韓子原性人之所以為性者五人之所以為情者七之例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之意陽明晚年定論之作朱門久自開之矣朱子

所云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豈不信哉　力辭新命亦不在抵家後李本亦誤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宫

辭免煥章閣待制奏狀二云今月十一日　考其辭意非隔歲也當是十二月十一日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六十六歲

年譜有春正月復乞追還舊職名不允一條李洪本同辭免奏狀二言今月十一日蓋以為正月也考奏狀六言照去年申省及後來第一次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則第一狀第二狀同在去年明矣今依文集删去

夏五月復辭職名并乞致仕

年譜遇遯之同人行狀同按别集荅劉德修書云得遯之家人為遯尾好遯之占若遯之同人則止占遯尾矣行狀年譜葢傳聞之誤今改正　閩本蔡元定入諫下有亦不從門人朝奉郎劉炳十字不知何據朝奉郎三字尤為無義今删去

秋七月復以議永阜欑陵自劾

按此奏狀專以議欑陵自劾乞賜處分其待制職名亦云未敢祗受文集題乞追還待制職名以六狀例言之耳李本删七月復辭非是洪本注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許乃批答五月奏狀非七月也亦誤今俱依文集改正　洪本又云九月乞鐫職名考文集無之今删去李本無九月一條而注則兩本同其云先是辭職名不允則五月之奏也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則七月之奏也乞鐫職則文集無此語又

言已罷講官不當復帶侍從職名則十一月之奏也李本統叙於十二月以屢辭職名詔依舊充秘閣修撰宫祠如故之下洪本九月乙鎸職名蓋為李注所誤其云十一月再辭職名則可正李本之失李本删七月十一日再辭而以屢辭職名包之凡李本之以意删改類如此

十二月詔依舊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宫

傅伯壽行辭依舊秘閣修撰宫觀差遣慶元元年十二月歳月甚明而年譜俱誤載於甲寅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條下閣本已改正今從之

二年丙辰六十七歳　冬十二月落職罷祠

李洪本俱作褫職此本沈繼祖疏語行狀本傳俱云落職罷祠今改正　年譜省闈闈之闈字或是衍文

之當作知或之字下另有知字葉翥劉德秀倪未詳何人李本亦作聞之而無葉倪劉以下至並行除毀四十四字又無臺諫以下十一字蔡元定以下九字系於從之之下 按洪本疑是年譜元本李本略刪削耳蔡季通之貶以沈繼祖疏與朱子落職罷祠之命同下語録可考李本未甚分明宋史蔡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連疏詆某並及元定未幾謫道州亦與語録小異洪本系於丁巳別元定寒泉精舍之下非是今從李本 按行狀云沈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 本傳云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某十罪詔落職罷祠年譜以沈繼祖臺為胡紘所投所載為詳宋史胡紘傳亦明言繼祖疏乃紘筆較年譜又加詳焉選人余嚞上疏乞斬見於宋史而語録亦有某如今頭似粘在頸上之語至沈繼祖疏宋史所不載今所傳者不知何據疏語大罪有六與宋史十罪不合而續通鑑漫採入之閩本年譜乃據續通鑑

以改李本甚為疑誤後人今並削去沈繼祖余嚞兩疏皆不知所據竊疑為陽明後人依倣撰造以詆朱子者近人無識輒以附之年譜中愚陋至此亦可嗤也闕本先是臺臣至文氣日卑同李本以下則同續通鑑並載沈繼祖疏而改續通鑑大罪有六為論大罪十此皆後人妄有增改非元本之舊今悉刪去　李本止一條洪本增多三條其第二條全用宋史本傳今録行狀本傳此削去第四條載董銖語亦可刪惟第三條或元本所有但語多錯雜不知所據今存其大略而附辨之　洪譜云先生在浙東時謝廓然陳賈趙彥仲首攻之後以提刑名入人恐其涉清要唆林栗極論之其後韓侂胄秉政則林釆施康年詆為偽學胡紘與沈繼祖共詆先生之罪汪義端余嚞又特請斬以絕偽學京鏜何澹皆附和之　按朱子在浙東時詆偽學者鄭丙陳賈謝廓然乞無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其攻朱子則未有考趙彥仲有疏攻洛學亦非直攻朱子也林栗自以與朱子論易西銘不

合劾朱子非爲人所唆者其叙林采施康年京鏜何
澹俱與史不合又載林栗友人稱朱待制朱子此時
未爲待制此皆傳
聞之誤今悉不取

是歲始修禮書

文獻通考載中興藝文志熹書爲家禮五卷鄉禮三
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經
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唯書數一篇
缺而未補其曰儀禮集傳集注者即此書舊名凡十
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一篇亦缺熹後來未及删改
陳氏曰其子在刻於南康一切皆仍其舊　按通解
刻於南康則敬之自有跋語藝文志所云亦本之跋
語也但今刻通解本不載跋語不知鄉本從何得之
豈猶及見舊本耶或余家所有今刻偶脱漏耶今依
鄉本録入而並載通考於此　乞修三禮劄子以去

國不及上行狀本傳皆不及按文集與應仁仲書云向在長沙臨安皆嘗有意欲藉官司之力為之亦未及開口而罷據此則年譜所載為是凡年譜所增入有在於行狀本傳之外者未可以為無據而略之也

三年丁巳六十八歲春正月拜命謝表

按謝表以正月二十七日准省劄則謝表即在正月也李本不載而附注於别蔡元定下今從洪本洪本又云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誣也李本無據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謝表云遽到日月告命一道則未嘗無告命也今從李本删去表云閱時既久祇命惟新又云慙壐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則告命之下當在戊午正二月閒 閩本於戊午冬别立一條云落秘閣修撰依前官按此即落職罷祠丁巳正月奉省劄至戊午春方有告命省劄落職罷祠告命則兼及依前官故兩謝表語有不同非兩事

也且又不在戊午冬今削去

餞別蔡季通于淨安寺

李洪閩本皆作别西山蔡元定於寒泉精舍今改正按語録朱子别季通於淨安寺不言會宿寒泉其時問參同契即在淨安寺中宋史蔡本傳亦只言餞别蕭寺而無會宿寒泉之語寒泉精舍在後山天湖之陽地非孔道季通之行州縣防衛甚嚴未必與朱子共宿寒泉也今據蔡本傳語録改正　年譜自州縣逮捕至兩得之矣皆用蔡本傳而以語録會别淨安寺增入之今録蔡本傳語録而年譜則删去明日獨與季通會宿寒泉仍載之以存疑其次年季通卒於舂陵以下皆從洪本　按拜命餞别兩條李本與洪本大異李本删拜命謝表而以前數日之夕等語系之於别西山蔡元定於寒泉精舍之下李本誤也

至其後竟無告命則以李本刪去為是自時州縣逮捕甚急至為之哀慟李洪本同自李通從先生遊以下李本止載數語而義理大原以下俱刪又一條按與李通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又一條按李通以沈繼祖疏李本悉刪去又末一條時黨禁益譁則李本與洪本同疑洪本乃元本而李本過有刪削然洪本亦係後人增入未必果齋本也其載謝深甫語亦與本傳不同今大槪從洪本而其繫冗處則一切俱削去　續通鑑載此皆雜採諸書而不無舛誤閩本以補年譜非也今畧不載而附辨之　按續通鑑本之宋史胡紘傳而沈繼祖之疏則不知出於何本宋史無有也信州明改為廣信府宋時止名信州今疏云廣信鵞湖之寺此甚可疑宋史本傳論某大罪十此云大罪有六亦與宋史不合又選人余嚞上書見於本傳自在沈繼祖疏後宋史謝深甫傳有余嚞者上疏乞斬朱某以絕偽學且指蔡元定為偽黨深甫擲

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嚚蟣蝨小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之行遣以厲其餘續通鑑本此而稍改其文且移之逮捕季通之前以語錄考之落職罷祠與竄季通皆以沈繼祖疏文集亦可考續通鑑所云多不合閩本大概與李洪本同而採續通鑑語以補之是皆後人改竄並非李洪元本矣今皆削去

四年戊午六十九歲集書傳

李本有按大全集四字洪本删去今從李本　按蔡氏書傳序云慶元己未冬先生命沈作書傳年譜載集書傳於戊午意朱子先自為書傳未成而後命蔡足成之其二典禹謨據文集乃改訂蔡傳至金縢召誥洛誥武成諸說皆早年作親稾百餘段則文集無之蔡序言引用師說不復識別亦不言別有親稾百

餘段也凡此皆所未詳　按文集答潘子善書論書解甚詳而李時可亦有書說亦朱子所命其書不傳當是戊午已命門人分為之至己未冬乃專屬之仲默耳

五年己未七十歲春三月楚辭集註後語辨證成

李洪兩年譜皆以楚辭集註成於乙卯今改正　洪本云楊楫跋云慶元乙卯楫侍先生於考亭精舍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於永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忽一日出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楫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學者首以大學語孟中庸四書次而六經又次而史傳至於秦漢以後辭章特餘論及之耳乃獨為楚辭解釋其義何也然先生終不言楫輩亦不敢竊有請焉楫之言婉而深故録之李本云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於永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因註楚辭以見志而刪楊跋葢

節取楊跋也按年譜皆以楚辭集註成於乙卯在韓文考異之前考文集與方伯謨書云今子聞已歸韓文外集考異曽帶得歸否便中幸早寄示正集者已寫了更得此補足須更送去詳定莊仲為點勘已頗詳細矣又有楚辭抄得數卷大抵世間文字無不錯誤可歎也據此則楚辭集註之成在韓文考異之後與年譜不合及考文集韓文考異凡例書韓文考異前楚辭後語序楚辭集註序皆無歲月而文集編次則以韓文居楚辭之前又楚辭辯證前題署云慶元已未三月集註辯證皆一時之作決非乙卯成集註而已未始作辯證也以此考之則年譜之誤無疑矣楫為門人不見於文集語録其言要未可據年譜為楫跋所誤耳況莊仲録在戊午或考異之成於戊午今姑從年譜系於丁巳而楚辭集註則據方書及辯證前題移之已未而年譜所載並皆刪去　楚辭辯證前題署慶元已未三月此其確然可據者　楚辭集

註序無歲月疑後人以與年譜不合而删之集註或成於戊午而後語辨證當在其後今無所據仍依辨證前題而統系之於此　李微之語録序謂楚辭集註韓文考異皆成於慶元乙卯以方書考之亦未然也

六年庚申七十一歲　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洪本大書三月已未說太極圖庚申說西銘李本無今從李本削去　洪本說太極西銘注云已未之夜為諸生說太極圖庚申之夜復說西銘甚詳二書蓋先生奉以終身而至是尤諄諄為學者言之其示人以原始反終之意甚深切著明矣李本無此條而注於改誠意章下云戊午歲與廖德明書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絶筆是日改誠意章先是已未夜為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

且言為學之要云云洪本改誠意章注同而去先是為諸生二句刪本皆同洪本大抵皆後所增修未必果蔡元本也按蔡仲默夢奠記丁巳看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甚悉戊午改集傳兩章又貼修稽古錄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己未夜說書至太極圖庚申夜說西銘又言為學之要云云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寫畢又改數字又修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還至樓下自此不復出矣是朱子辛酉之前每夜為諸生論說其縱言及於太極西銘蓋亦論說之常今洪本乃大書己未說太極圖庚申說西銘似朱子前知其將終而以此書為末後傳付之秘者又截為學之要數語於改誠意章後明與記文不合勉齋行狀之載改大學誠意章為朱子絕筆而於太極西銘等語皆不之及足訂年譜之誤而世皆未之辨也

甲子先生卒

按治喪大事朱子無遺命而門人於病革時方入請則朱子已不能言矣行狀與夢奠記所載不同洪本從行狀李本從夢奠記未知孰為元本祝穆父所辨年譜兩事其一作書先後以行狀為據今兩本皆同行狀疑後人所改其一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則洪本有之而李本無又李本從夢奠記明與行狀不合而穆父之辨略不及此豈洪本乃元本而李本則後來所改與今録洪本而附李本於後並存之以俟考焉　李本無先生起坐四字有告之二字一與黄榦下有令更加勉力且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十七字補緝二字作踵字當用書儀乎下云朱子搖首無曰䟽略三字當用儀禮乎下有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十四字下接乃領之又有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二十二字洪本較李本多增入而無删削此條删削為多亦不可曉　又按周氏復家禮附録曰復按

李方子述先生年譜云諸生入問病葉味道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曰疏略范元裕請曰用儀禮乎先生搖首蔡沈復請曰儀禮書儀參用如何乃頷之據此則年譜元本用夢奠記而疏略二字則用行狀今李本大概與元本合而辭語則異洪本則從行狀以周氏所述考之則兩本皆後人所改而非其真矣然李本爲近之而考之祝穆父所辨則又不合凡此異同當悉著之而不敢以質也　按朱子卒前一日與子在門人范念德黃榦書敬之與伯崇書不載文集惟勉齋書載二十九卷論事書中此編次之誤也行狀云先生疾且革手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榦尤惓惓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以此書較之相合夢奠記所記最詳而於此書則略李洪兩年譜本略同其云令收禮書底本補緝成之具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爲之式則又較書爲詳也宋史黃榦傳云病革以深衣並

所著書授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此本之書而寄深衣則書所無有也李本有吾道之託兩語與宋史同而洪本無之抑未知孰為元本今録文集書語而附論之如此　又按朱子臨卒與勉齋書有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之語然止以授學次第而言其於孔門之顔曾未知何如也朱子晚年與人書每言斯道之傳不絶如綫而論程門諸公未有可當衣鉢之傳其微意亦可見矣勉齋最後祭文言末年之付囑將殁之丁寧則戚戚然於微言之絶大義之乖也幹獨何人而當此期望之厚耶今考此書卻無此意續集有與直卿書言古之禪家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意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其書在戊午己未間祭文蓋兼用此意亦只云期望之厚而不敢謂已得其傳也蓋古人之審慎如此至宋史言以深衣為寄考之一無所據蓋暗用禪家衣鉢之說其為附會無疑年譜雖未之及而後

人必有舉是以爲證
者不可以不辯也

冬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洪本年譜本之宋史本傳而正言施康年則又用續通鑑補本傳止云言者未嘗指其人也李本止云會葬者幾千人　按續通鑑載右正言施康年疏凡數百言宋史止舉其略不知續通鑑所載出於何書也康年疏前後皆云會於信上信州今之廣信府鵝湖寺在焉葢浙江入閩必由之路也又續通鑑云以是門生故舊不敢送葬惟李燔率一二同志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與年譜會葬幾千人又不合宋史李燔傳某既歿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續通鑑所載似本之此而又有增改不知何據也考之行狀言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而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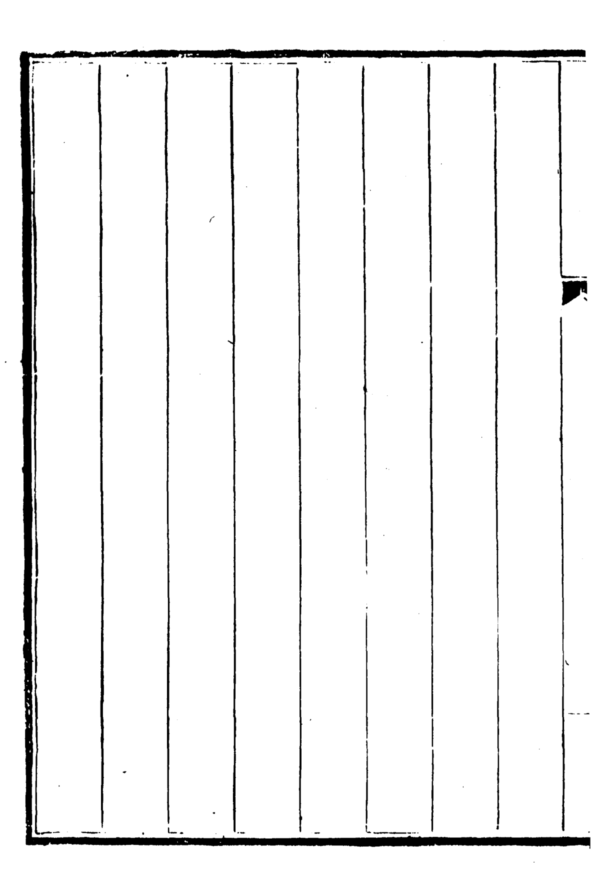
李子敬之謂家禮乆亡葬之日有士子携來因得之亦可知會葬者固多人矣續通鑑雖本之李燔傳然恐非其實當以年譜為正

果齋李氏語見性理大全洪本作年譜原序李本不載其首言居敬窮理反躬三條後止言居敬窮理而缺反躬一條向每疑之考新閩本乃知纂大全者所删而洪亦不能補也後兩段亦不當删今並據洪本補入

朱子年譜考異卷四

謹案卷四第八頁後二行俟其來當别遣人按文

集俟字上有更字附識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吳典

謄録監生臣施華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一

寶應王懋竑撰

癸巳

答楊子直云大抵身心内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在於内而凡視聽言動語默出處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虚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

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此書以何叔京書參考自在癸巳

答王季和云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已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

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為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明白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之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此書未詳何時疑在癸巳後

答游誠之云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葢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奥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

答呉德夫云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工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

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决之譏也癸巳後

答胡寬夫云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又云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令日

看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却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癸巳後

答陳師德云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益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

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於操存涵養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也癸巳後

又答陳師德云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嚮道不忘之意持敬正當從此而入此必來書舉程子語至於格物則伊川夫

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明顯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壬辰癸巳間）

考異

答吳德夫　按此書所云工夫既深則指格物致知講明義理非徒反觀内省之謂又答呂子約云李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踈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

後却就上面仔細檢點是亦學不躐等之意與此正

同

甲午

答江德功云格物之説程子之論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説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内外本末反復證驗乃

知此說之的當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

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字訓彼字也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盖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且考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

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踈畧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謂佛老之學乃致知而離於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佛老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於蔽陏離窮之失而不足為知則庶乎其可矣甲午後

乙未

答王子合云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也又云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得如何為是如何為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為窮理也 乙未後

丙申

答黃直卿云近日看得後生只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

詁文義分明為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會有得力處令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丙申後

考異

按此書與為學要先立本文義一書相發明為學只當教學二字立本文義立字疑有誤即所謂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也只為為學字立字少涉疑似遂有立本居敬之解細看語意全不如此以此書證

之愈見分明矣

丁酉

答程正思云論語舊嘗纂訂諸説近細考之所當改定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甚欲相與商訂耳

又答程正思云論語三篇説甚仔細所訂集註中一二字甚善如三事之為三者當即改易也此書及濂溪祠記按文集濂溪

書堂記在丁酉祠記在己亥此云祠記當在己亥後

己亥

語録　聖人言語甚實且即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惟能審求經義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却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没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為二物何縁得有諸已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為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賢用心處故得稍髙不

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着地其為害反甚於向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今之學者即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余大雅

庚子

答曹立之云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户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

已分修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為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

答林擇之云此間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樸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説不曽實體於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令方欲與朋友説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

相似就此痛下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包詳道云古今為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扭捏底工

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葢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别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曽子本心斷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庚子後

答陳超宗云為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為此也若但

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如此可以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庚子後

壬寅

答項平父云聖人指示為學之方周徧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為善學也此

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攫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要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沈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為有補若只草草領畧就名數

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答陳膚仲云且讀論孟大學中庸平易明白而味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繹目下便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 壬寅後

又答陳膚仲云所謂涵養工夫非是閉目合眼如土偶

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壬寅後

又答陳膚仲云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為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得見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間隙時不可閒生説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

究聖賢所說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壬寅後

癸夘

答項平父云所諭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為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唯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令子静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

理遮葢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令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邉耳

答李叔文云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着一求仁字即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癸卯後

答廖子晦云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

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即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此則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癸卯後

考異

答廖子晦 按此説似淺却有實下手處表裏内外都是一齊用工審其邪正公私即所謂考之事為之著者故居敬窮理原互相發此條雖似淺近然正是初學下手工夫不可忽也

甲辰

答董叔重云示喻日用工夫更於収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為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説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甲辰後

又答董叔重云來喻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静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賢真的要妙工夫學

者只於此處着實用工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甲辰後

又答董叔重云發見之端則平日省覺提撕處便是只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開濶即不曾說等待尋討將來做此工夫也甲辰後

答周舜弼云向時每說居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甲辰後

又答周舜弼云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原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甲辰後

答程正思云諸書再看義理未安處甚多皆是要切大頭項處令人恐懼不可言甲辰後

又答程正思云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其說之不明方畧改定正與來喻合甲辰後

答王欽之云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别是非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已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病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别泛然無所决擇雖欲為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

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甲辰後

答路德章云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為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

思雖欲究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為大病令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為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濶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

甲辰後

答黄直卿云所論太極散為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説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説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説此一

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葢既曰各具一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畫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之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見得皆不但為塊然自守之計而已然此亦只是大槩法象若論日用工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

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也既先有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理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濶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耶此書未詳何時疑在甲辰後

考異

答黄直卿　按此書言太極最詳其曰不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又曰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又曰

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何由有進步則大指亦可見矣後之言太極者大率想像思維比量湊合其於朱子此書亦未之深考也

乙巳

答劉公度云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仔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則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為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

得無収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

答潘端叔云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録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穏處仔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令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又看得如何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穏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胡季隨云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絶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答高應朝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士子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為初學一時之計

若一向只如此説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即恐學者將家常茶飯做箇恠異奇特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塲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為己之實也乙己後

答詹體仁云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令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説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益為救此一種人故

其說有太快處以啟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為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置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為要除却許多懸空閑說庶幾平穩耳

乙巳後

丙午

答潘恭叔云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修得大學中庸語孟頗勝舊本

答劉子澄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

又答劉子澄云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同乃為修業也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别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别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諭也

答潘恭叔云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真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義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大抵今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

答胡季隨云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

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不以深戒也丙午後

考異

答劉子澄　按此云方别尋得頭緒似差簡約端的此為子澄言之子澄好編類文字有向外浮泛之弊故以此力箴其失前書所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

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即所謂簡約端的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也　按此兩書鄒譜皆載之而余注語亦附其下但後書截載自近覺向來以下似為朱子自道之語而其意未明令并載居官一段則向外浮泛指編綴異同而言乃譏巳誨人之辭文字語言之外別有用心處即指押文字之類而言而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其意愈明白矣

答潘恭叔　按此所云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此

為恭叔言欲其向裏著實用功所謂因人說法應病
與藥者非向來先後緩急果有倒置處也其下即云
病其說之太高與太多其意可見也鄙譜僅載前段
而合之與子澄書則似朱子至丙午方自悔者正學
考以丙申至丙午十二年為一大關鍵至此主敬工
夫益親切皆是誤認不可不辨也

丁未

答潘恭叔云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

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看得愈見親切端的耳

答王子合云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工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著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又答王子合云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丁未後

又答王子合云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心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窠臼也丁未後

考異

答潘恭叔　朱子早年為學於答江元適汪尚書鄭景望陳正己諸書畧可考而已丑之悟則中和舊說

序已發未發說其確據也至庚寅帖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終身守之不易而敬字親切之妙於庚寅答林擇之書已言之是後言之不一蓋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雖欲擬其近似而不可得而輒敢率爾批判其毋乃輕於立言乎

戊申

答符復仲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擬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

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答黄子耕云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更元本作便誤要純熟直待元本作得誤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胷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

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戊申後

又答黄子耕云示喻為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看令簡潔明白親切令下工夫處約而易守乃佳耳别紙兩條亦覺繁雜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其終耳不必如此多說也又云格物致知只是

窮理聖賢欲為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令人反
為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
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工
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功夫實處却無欠闕
耳戊申後

答楊志仁云兩書所喻存養工夫甚慰但此亦是依本
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趣此心地明淨處大
著胸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

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揀取元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邉將為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戊申後

答陳抑之云曩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汨没於章句訓詁之間黽勉於規矩準繩之内卒無高奇深渺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為儻

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強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戊申後

答汪長孺云大抵明道先生所謂會理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為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戊申後

答方賓王云示喻為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甚慰鄙懷但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

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講操存涵養者又未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工夫也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是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為是即悔前日之致知格物為非也不識明者以為如何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日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所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

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易傳所云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無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為無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

為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葢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則知益崇而禮益畢今人則論愈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則其得失亦可見矣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始終無非已事但須實進得一步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工夫真有效驗爾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即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

自爾也戊申後

己酉

答陳膚仲云大學近修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寄去易啟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

答吴伯豐云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走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

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答方賓王云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夯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各不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為

其學者於其工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已酉後

答李晦叔云持敬讀書表裏用功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為空説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彼而舍此耳其實互相為用只是一事又云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曾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

事反害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他物方有得力處耳 已酉後

又答李晦叔云操則存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須刻間事只一操字已自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又云不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工夫接續不令間斷耳又云罷却許多閑安排除却許多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註脚 已酉後

答林伯和云為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為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即昏昧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葢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

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憮乎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為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已酉後

答汪叔耕云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為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

逐影指妄為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敝而衆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而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為不盡之言以愚天下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游反復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為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又云幸且置此而即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

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亹亹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於心目之間矣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為學規模及今日用功次第盡在此矣勿以以為老生常談而忽之也此書及大學章句在已酉後

語録　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涵養做頭致知次

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不是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皆以敬為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要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放教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是了便行將去今且將

大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 楊道夫 已酉後

庚戌

答周南仲云熹頑鈍之學晚乃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為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為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辯説愈巧而其為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説盡

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為人大言相誑如九方臯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語言之外也

答方子實云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葢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為端莊整肅不致放肆怠惰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主一無適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只是展轉

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李子能云承喻及為學之意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太多令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録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定大學解亦說得此次第分明可細考之依此節次做一兩年工夫自當見得門路立得根本也

答黄道夫云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

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後有性必禀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禮運之言亦自有分别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真者理也所

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百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説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記合而强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庚戌後

答吴伯豐云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

計也庚戌後

答曾泰之云所喻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缺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即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為己工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又云論語集注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工夫却在當人不在文字也未詳何時以編次之例考之當在己酉庚戌後

語録　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

家只平著心去稱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且與之說箇樣子久之自見楊道夫

某覺得今年始無疑章伯羽

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尾極其透澈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班半點便以為是如為人父須真知得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得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肯做　陳淳

擇善而固執之致知格物便是擇善正心誠意修身便是固執之淳舉南軒謂知與行互相發曰知與行須是

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要皆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 陳淳

看道理須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濶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面漸漸開濶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一句透道理小了

陳淳

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煞定合做甚底事聖人教人也不曾教人煞定如何做只自家日用間看甚事來便做工夫今日一樣事來明日又一樣事來預定不得若指定事親而又有事長指定事長而又有事君只日用間看甚事來便做工夫

陳淳

讀書理會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

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件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缺了一物之理陳淳

考異

朱子在漳州云南來吾道得一安卿安卿蓋知用心於内者故深望之所言多宏濶蓋欲其展拓得開也

而安卿專用心於内於朱子所言不無錯認處如第一段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此即補傳窮之以至其極極者至善之謂事理當然之極也語自分明而安卿前所録云如論孝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此恐是轉了朱子語脉只是安卿意指也章句於此只云究其精微之藴程子亦曰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温凊之節初未嘗言

尋其根原來處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少長無不知敬其兄也此是自然如此何須窮究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於此可識仁義為吾性之固有而非外鑠耳若於事親尋其根原來處自性中之仁來於敬長尋其根原來處自性中之義來則是以事親事長為借徑而以識性中之仁義為極則其與楊慈湖所云有時父名急趨前不知不覺入閫與何以異哉

安卿問曰看道理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所

録答語却不甚分明於此可見安卿本指而所録朱子語率多雜以已意後來所見亦不出此故終是展拓不開而無以副朱子之望也今所録五段與正學考所録有不同者覽者可以參考其得失焉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一